



從《續西遊記》看佛教與公教信仰的共通點

白保羅著 黃美兒譯

穆拜仁(R. P. McBrien)神父在他的名著《公教

信仰》中指出，梵二對信德的教導，起碼可分兩點，即「信德是天主白白的恩賜，也是我們對天主的自由回應。」既然信德與自由連在一起，那麼，對神的真切回應便變得多姿多彩起來。基督徒在今日的社會裡，不應太著眼於各宗教相異之處，而應對其他宗教採取開放的態度。穆拜仁神父認為在這事上可以有三種不同的態度：（一）只要某個宗教擁有真正的價值甚或救恩，便可以稱得上是「無名的基督徒」團體；（二）接納其他宗教，視他們為較其次的、附帶的和個別的獲取救恩的方法；（三）肯定其他宗教的內在價值，向他們學習，並且不限於

個人方面，甚至關於生命、基督與天主各方面。

學者們分別支持這三種不同的見解，而一般基督徒則大多採用了第一或第二種看法。不論他們怎樣選擇，都和他們的宗教傳統有密切的關係，穆拜仁神父的重點並不是要指出各宗教互相關連的事實，而是點出這些關連背後的意義。

作為一個研究中國小說的學子，我對於在傳統小說裡表達的中國宗教思想甚感興趣，更想深入了解這些觀念與我們天主教信仰的關係。

近年來，我體會最深刻的，要算是《續西遊記》了。在這篇文章裡，我想探索一下這本小說和我們信仰的關係。由於這本小說並不十分流行，因此我

會首先作一個簡介，然後討論這本書的主角孫悟空對宗教的開悟，以及這種開悟與我們信仰的關係。

《續西遊記》是中國四部有關玄奘傳說的西遊記之一。這四本小說是：《西遊記》，一般人認為是十六世紀的吳承恩所作；《西遊補》，是十七世紀初葉董說所寫；《後西遊記》，大概是十七世紀末葉一位隱名作者寫成的；最後是《續西遊記》。

這四本小說中，以《續西遊記》最不著名。在一般的中國小說史和文學史都可見到《續西遊記》這本書的名字，但現今卻很少見到這本書。例如魯迅在他的《中國小說史略》中曾提及這本書，亦說自己從沒有見過它。劉大杰在他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裡說，除了《西遊記》外，在明朝已有一本續集，就是《續西遊記》，可是他未見過。中國大陸的兩位學者指出不論在國內或國外的圖書館，都很難找到《續西遊記》。

一些對傳統小說有興趣的學者，花費了多年的工夫四出尋找這本小說。一九二八年，鄭振鐸在蘇

州發現了一本；一九三三年，他在北京再找到第二本。他在《記一九三三年間的古籍發現》一文中寫道：

《續西遊記》則極為罕睹。我求之數年未獲。五年前，曾在蘇州某書店亂書堆裡，尋獲一部，係嘉、道間所刊之袖珍本。歷經大亂，此書遂失去。到北平後，又遍訪諸書肆，皆不能得，終於松筠閣得之，版本亦同蘇州所得者。

相信這是二十世紀的學者第一次發現這本書。一直以來，很少人注意《續西遊記》。當學者提及這本書時，他們似乎都不予好評。舉兩個例子：劉廷璣在他的《在園雜誌》裡，批評《西遊記》第三部續集時說：

《西遊記》乃有《後西遊記》和《續西遊記》。《後西遊記》雖不能媲美於前，然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若《續西遊記》則誠狗尾矣。

除了劉廷璣對《續西遊記》評價很低之外，清初的《西遊補》說庫版對《續西遊記》有這樣的評

論：

《續西遊》摹擬逼真，失於拘滯，添出比邱靈虛，尤為蛇足。

雖然這本書曾被輕藐為狗尾續貂及畫蛇添足，但仍自有其重要地位。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它的重要性在於引起很多對西遊傳統的研究。我無意在這裡講述文學史，只是探究一下《續西遊記》當中不同宗教思想的關連。這本書的內容十分獨特，我將在本文較後部份解釋小說如何襯托出孫悟空的性恪，尤其是他開悟的過程，也看看佛教思想和基督信仰的聯繫。

《續西遊記》是本長篇小說，在一百回中，講述了玄奘和他的徒弟從西方樂土返回中國的行程。如果讀者熟悉通行坊間的吳承恩版《西遊記》的話，便會記得他們回長安時並不十分困難，因為他們全程飛行。整個回程的故事只佔了一回（第九十九回），唯一的困難是在通天河裡被白龜所溺，這遇溺是爲了應驗預言中八十一個災難的最後一個。《續西

遊記》重提八十一個災難，不過雖然有談到渡通天河一事，卻沒有講及被白龜所溺的環節。

《續西遊記》以佛陀的西方樂土開始，當玄奘和他的徒弟經歷了漫長艱辛的路程到來後，如來佛祖相信他們在取經返回中國時，需要特別的幫助，於是揀選了俗人靈虛子和僧人到彼做他們的助手。書中時常乾脆稱這僧人爲「比丘」。

第三回至九十九回描述了回長安途中發生的十三件事。取經者屢次重臨他們西行時途經的地方，也多次再遇上從前曾經交手的人物和妖魔。這些事件的記述抄襲《西遊記》的形式，不同的是改以佛經爲故事的核心。妖魔現在不再試圖去幸吃或誘惑三藏，只想將佛經據爲己有。徒弟的角色，由保護唐僧轉移到保護經書。到第一百回時，取經者完成了他們的旅程，將佛經獻給太宗；根據吳氏的《西遊記》版本，他們被帶回靈山，得到獎賞和擢升。

下文我將集中描寫一下孫悟空的遭遇。當取經者一遇到佛祖，小說便進入主題。三藏和他的徒弟

逐一被詢問，看看是否適合將佛經託付給他們。在四位行者中，只有孫悟空不夠資格。三藏表現出一副神聖和至誠的態度，八戒和沙和尚的答覆都令如來滿意，雖獨孫悟空被問及爲著何事及本著什麼心態到來時，孫悟空答道：

弟子想當年生自花果山一塊石，乃天真地秀、日精月華感動所出，今日取經蓋為報答這蓋載照臨之恩。若說本心，弟子一路來隨著師父，降了無數妖魔，滅了很多精怪，皆虧了弟子這心中機變，便是機變之心來取。

如來聽了，大感震驚，報恩正合佛經之意，但機變之心卻是危險的，有流於詭詐之虞。於是孫悟空被判爲不夠資格護送經書到中國。

這樣一來，從開始孫悟空便成了最需要開導的角色。整個故事都是他逐漸開悟的歷程，直至達到合乎作者認爲一個好佛教徒應有的質素的境界。孫悟空修身伊始，這三個徒弟都要交出兵器，代之以一般的禪杖。於是當孫悟空、八戒和沙僧遇著妖魔

時，不能再用他們的金剛棒等聞名的武器，因這些工具與神聖的、純潔的經書有所砥觸。這部作品極端針對孫悟空，而他亦成爲全書的嘲弄對象。當孫悟空無法領悟或遵行書中所標榜的正確佛教教義時，便會蠢相畢露。這一點很有代表性，因爲孫悟空第一次在西遊故事中成爲嘲笑的對象。其他三部《西遊記》中的孫悟空，雖然都要開導，但卻沒有被諷刺。可是在這本書裡，孫悟空經常受到嚴重的譏諷。在原《西遊記》中，孫悟空象徵著理想的角色，他能幹、聰慧，敏於判斷和雄心勃勃。然而這本續集要抨擊的，正是這種英雄式的偶像，書中譴責他不能全心依靠佛經的功德，凡事訴諸武力。

對孫悟空的諷刺成了這本續集與其他三部西遊小說顯著不同的地方。雖然這四本書都是根據佛教思想的世事觀寫成，但只有《續西遊記》反對採用任何形式的武力。孫悟空因爲失去那支曾幫助他殺了不少妖魔的金剛棒而感到極度不滿。他三次重返靈山，希望得回金剛棒，可是每次都失敗。第一次

有一位天帝阻止他取到金剛棒；第二次金剛棒失靈；第三次他得悉那金剛棒已恢復原狀，再沒有用途。三藏、靈虛子、到彼和其他行者屢次勸告孫悟空全心依賴佛經，因為金剛棒只會殺人，佛經卻普渡衆生。

《續西遊記》塑造了一種絕對的虛淨思想，是其他西遊故事中所無的。其他西遊故事的理想前提是，即使不必明顯地贊同暴力，最低限度都接受了。如果魔王和妖怪都是虛幻的，為什麼不可除掉他們？但在這續集裡，所有武力和殺生都遭到擯棄。

與虛淨思想相關的另一個觀念，就是不應傷害妖魔，但應寬恕他們的罪行。例如在三十八回，當唐僧在比丘及靈虛子的保護下安全地穿過群山，那三個徒弟嘗試制服一個難以應付的魔王。孫悟空一如以往想殺掉妖魔，但比丘及靈虛子回頭向他們施加援手時，卻以另一番話規勸他：

三位師父，我兩人送你師父過林，方才也有些幫助微勞，可看我面，饒恕了他罷！若是將禪

杖打滅了他，又非出家人慈悲本意。

這本小說，處處發揚寬恕精神，以修和為懷，更希望透過寬恕，勸人皈依佛教的慈悲精神。例如在八十八回，三藏要求寬恕那群妖魔，好讓他們悔改、皈依佛教。

這種虛淨思想和慈悲心也引伸出第四十八章比丘願意捨生以求名叫「六耳」的妖魔安寧下來。比丘道：

我說捨身割肉，正是出家人本意。只要遂了妖魔復仇之願，那惜捨生之嫌？

孫悟空所受的諷刺與開悟是息息相關的。小說開始時，孫悟空的悟力低下，一再成了笑柄。在小說的前半部，差不多每一回都提到，當孫悟空面對因小聰明所觸發的問題，或以詭計刺激起妖魔時，都認為孫悟空需要的是一些正確的思想而不是一件武器。到孫悟空逐漸改變時，書中對他的態度亦有所轉變。在第八十四回，他偽造板斧，更偷龍轉鳳，因為三藏堅持要將這些兵器埋入山內。三藏的話很

有意思：

這器械原與我經文不容并行的……悟空，你豈不聞「我自自慧劍滅那妖魔？」

這件事好像是孫悟空的轉捩點，他自此放棄了用兵器的念頭。在第九十二章，他更加徹悟，決定摒棄機變。在第九十九章靈虛子談到孫悟空的轉化，說他起初沒有兵器時，就專恃機變，但「如今連機變也將次不使。」到最後一章時，悟空的徹悟更完整，當他要降魔伏妖，便誦念梵文，而不再用兵器或機變。

必須指出的是，《續西遊記》所提倡的，並非另三部西遊小說所倡的禪宗佛教。禪宗強調頓悟，對佛經傳統並不重視。其他三部西遊小說中的開悟都是剎那間完成的，與佛經真理無甚關係。相反，在《續西遊記》中，孫悟空的開悟卻是漸進的，並以佛經為整件事的核心。

由此可見，《續西遊記》的作者採取了與其他三部西遊小說顯然不同的立場。儘管續集在形式上

未走出《西遊記》的框框，它仍然不失為一本很獨特和有創意的作品。雖然它被評為狗尾續貂，但它所展示的人生觀在傳統小說中十分罕有，足以奠定其重要地位。它所主張的寬恕，是別處罕有的。一般中國文學所反映的是惡行必有報應。報應是中國人的主流思想。從負面的角度來看，就是報復，即寬恕的反面。

《續西遊記》不單止與其他三本小說十分不同，和中國其他白話小說也大異其趣。歷史名著如《三國演義》，歷險小說《水滸傳》，都是標榜一些以武力取勝的英雄人物。兩部描寫家庭故事的名著《金瓶梅》和《紅樓夢》的寫作邏輯，建基於宿命論，強烈帶出善惡到頭終有報，或命中註定不可改的思想。其他如《儒林外史》和《老殘遊記》，不是鼓吹歸隱，就是道家的無為思想；但卻從沒有一部與《續西遊記》相似。

《續西遊記》未能在中國的學者與讀者間流行，原因顯然很多。這作品在形式和文體上都有很多缺

點，行文重覆的地方甚多，不少事件看出是虛構的，爲了切合主題而將情節勉強湊合。書中佈局有時顯得非常複雜，即使最有心研究的讀者也感到敗興。其實這些瑕疵在中國傳統小說裡十分常見；因此，我認爲這並非它未能廣泛流傳的因素。

我相信這本作品未受重視的主因在於內容不爲讀者所接納。《續西遊記》的作者怎能叫孫悟空放棄他的兵器，而建議所有行者都採取虛淨的態度？西遊傳統的英雄本色，不正是悟空的雄心勃勃、自信、機智及與敵周旋到底的精神嗎？況且，人們怎能接受作者叫人憐憫和寬恕敵人呢？這種觀念不是違反了因果報應及天理循環這些根基思想嗎？《續西遊記》固然有很多形式上和文體上的弱點，但更致命的是讓讀者覺得它與主流文化背道而行。

難能可貴的是，這本與文化抗衡的小說，與我們所珍視的信仰相通。眼前這本中國佛教小說的傳統主題，剛好和基督徒的信仰核心十分相近。爲此，基督宗教信仰也可算是反潮流的。雖然《續西遊記》

主張佛教的憐憫多於愛心，但這憐憫惠及所有人，包括敵人在內。《續西遊記》由憐憫而延伸至厭惡所有武力及拒絕運用兵器，它的態度完全是虛淨的。憐憫有賴寬恕，寬恕帶出和解。再者，小說所講述的是一個逐漸開悟，直至到達作者心目中的真理爲止。這過程與我們一般所指的宗教皈依十分相近。

這本小說的真理源於一些佛經，這些佛經被視爲倫理訓導的基礎及行事的最高指引。這些經籍如斯重要，以致雖以梵文寫成，人們可藉背誦經文獲得內心的轉化，成爲困難時刻的依靠。

據我所知，沒有任何中國傳統小說較此更接近基督徒的教導。我們可以視這份相近爲「隱藏的基督宗教真理」，或間接得救的方法，或本身具備的內在價值。不論我們採用穆拜仁神父那一個觀點，這本小說應受到基督徒讀者重視。書中孫悟空的開悟，可能爲其他人並不十分吸引，但爲基督徒來說，應遠較其他西遊文學中家傳戶曉的孫悟空更容易產生共鳴。